陌生人，你好

吴非

今春的一天，在公园休息，遇上幼儿园春游，有幸见到大批可爱的小朋友，真开心啊。我向坐在草地上的孩子们招手，孩子们也纷纷向我招手。我想把这些笑着的小脸永远地留着，问幼儿园老师："我可以拍个照吗？"几位老师客气地说，照吧，没关系的。我像是获得了至高无上的荣誉。

要知道，有些小学和幼儿园，"安全教育"中有重要的一条——"不要和陌生人说话"。

这么小的孩子，正要睁大眼睛看世界，关注人间的美丽和爱，何必要对他们说这样的话呢？对他们来说，所有的人都是陌生的，不接触"陌生"，哪来的"熟悉"？拒绝陌生人，这种教育可不是什么"正能量"，教育界能不能想点办法，不误导孩子？

世象杂谈

我几乎每天在和陌生人说话，我居住的这个城市有几百万人，而我只认识很少的人；去外省市，可能只认识十几个人甚至几个人。不和陌生人说话，我将寸步难行。每天也有一些陌生人和我说话，在路上，在公交车站，在商店和菜市场，我们素不相识，但我们需要交流。即使在国外，路上也常有陌生人向我这个外国人微笑问候，让我感受人世间的友好。强调"不要和陌生人说话"，有必要吗？

某市车站前有大幅"公益广告"——"不要和陌生人说话"，令我不寒而栗：这个城市的治安，竟到了如此恐怖的地步？在这个没有安全感的城市，休说无人敢来投资，升斗小民，怕是每天只能祈祷平安回家了。

有些人，虽然不陌生，可是我不敢和他们说话，即使他们想和我说话。什么原因，我不说，你猜。那些年的政治运动，下狠手迫害人的，绝大部分是"熟人"，而非陌生人。因为有那种被鼓励的检举揭发（甚至表彰"大义灭亲"），弄得人人自危，夫妻反目成仇，同事同学噤口不言。那些年，我倒是觉得陌生人未必不安全。

中国语文中有一句"形同陌路"，说明什么呢？说明我们的文化中，就有与"陌路"不相往来的传统，耐人寻味。警惕陌生人，就不可避免地把一切人都假想成居心叵测者。如同营业员收到百元钞票，一定要搓揉几下，再举起对着阳光观察。——他真的有辨识能力吗？未必，但他就是习惯地要用这种方式，传达一下对陌生人的不信任。几年前，在苏州车站的一家商店买虾籽鲞鱼，付钱时，营业员甲接过钞票用力抖几下，我担心她把纸币扯坏，说："你可别把钱弄坏了。"回答是："真钱是弄不坏的。"营业员乙过来，二人琢磨一会儿，狐疑地问："你还有别的钱吗？"我换一张给她们。二人接过又抖弄一番，仍然没把握。我不得不把身上的钞票全掏出来，搓成扇形，供她们选；她们竟然全拿过去，对着灯，一张张地挑。——你说，你在哪里能看到这种活剧？如果当时碰巧有电视台记者问我"你幸福吗？"你说，我会不会很幸福地感叹"人民群众的警惕性真高"？为防止不白之冤，我可能会建议索性今后一律采用"购物实名制"，包括买大白菜。人和人之间，设防到如此地步，谁之过？

换位思考，即使你不需要陌生人，可是陌生人也许需要你啊。有一年在成都，流沙河夫妇带我去饭馆吃饭，过一个路口时，有个外乡人问路；流沙河停下来，耐心地告诉他，这条路很长，能否具体说清到哪一处？外乡人语焉不详，口齿也不太清楚。好一个流沙河，人高身瘦臂长，双手比划，不疾不徐，指点迷津，立在路口，煞是好看。因为这个人的问路，我们错过了两次绿灯。那外乡人道谢匆匆而去，流沙河还回头看看，怕他走错。那外乡人再也不会想到这个老头是成都的普希金。

下面我顺便表扬一下自己。我每天在路上，也常遇到问路的外乡人，每次我都停下来，问清他要去的地方，尽可能清晰地指路；如果顺路，甚至让他跟着走一段，指点他怎样乘车换车。我想的是，一个外乡人来到陌生的城市，他多么想能得到人们的帮助！他或许也曾被告诫"不要和陌生人说话"，但对他来说，这个城市所有的人都是陌生人啊！他向我求助，是信任我；我有能力帮助他，是我的快乐。如果我是在这个城市第一个和他说话的人，他很可能开始对这个城市产生好感；如果接连有三五位市民礼貌热情地帮助他，他也就有可能像我们一样去传递温暖。我记住的是：每个问路的陌生人都向我道谢的。

最后，我画蛇添足，再补一句：从没有陌生人欺骗过我。

此生幸遇北大荒

翁敏华

平心而论，北大荒给予我的甚多。

她，教导我们按照自然节律生活，春种夏锄，秋收冬藏。她，教导我们要顺应母亲的指令即自然规律，却又不能过度依赖，须把握较好的分寸，即"能动地适应"，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人若是过于懒惰，不好好"谋事"，那一切都不可能有；人若是很勤快地"谋事"，却不能遵守自然及事物规律，即违反"天意"，也是难以"成事"的。

北大荒给了我"天人合一"的世界观，这是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其次，北大荒像一面镜子，让我们照见自己，了解自己，进而塑造、发展自己。

也许是受当时时代风尚的影响，我原先对自己在政治上的期许很高。总觉得，要求进步就只有入党、提干这一条路，当上个兵团副连长、副指导员什么的，说到哪儿去都脸上有光。老也入不了党，老也做不成干部，那心灵上受到的打击，唯有自己知道。后来明白，自己绝不是搞管理、组织的料，幸好当时迈入的是另一条道。

那么，是谁引领我走上另一条道的呢？

是北大荒。

北大荒识人，会用人。我现在的职业格局，就是在北大荒定格的。我身边许多战友，回城后从事的工作，多开始于北大荒。这样的职业延续性，对于个人、对于此职业，都大有裨益。经验大抵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。且，经验不可能一蹴而就，经验需要积累。

记得当年北大荒让我去当中学教师，我是何等的不情不愿。那感觉，就像是被打入另册一般。我隐约觉得我政治上的前途就此消失了。我怎么就成"臭老九"了呢？

迟迟疑疑地登上讲台，只一讲，我便喜欢上这份工作了——原来我是适合做老师、讲文学的！原来在北大荒当老师竟能受到这样的尊重！整个中国当时还处在歧视知识分子的阶段，可天高皇帝远的北大荒人，不信那个邪，让他们的"小崽子"对老师们好，家里包了饺子让孩子往家拽老师，做了豆包往老师手里塞。北大荒人识货。我给学生批改的作文让某家长读到，他就到各处去宣传：这个老师字漂亮，作文评语就是一篇美文，把孩子们交给她教导，放心！这样的信息反馈回来，也成了我自信心的增强动力。

序跋精粹

北大荒把我"钉"在教师岗位上不让我三心二意。这成了我后来教师生涯的起点。

谢谢北大荒，她比我自己还要了解我。

北大荒拓宽了我的胸襟，让我变得大气，变得直爽，变得以天下为己任。

天高云淡。一望无际。辽阔无边。一马平川。这些成语，只有北大荒才当得起。在那黑黝黝的原野上行走，白皑皑的雪地上赶路，绿茵茵的庄稼地里干活，心胸不开阔也不成啊！自然而然地，"小家子气"消散了，"小女人味"没有了，奶声奶气的样子改变了。

在这里，我不是要做好坏、对错、是非的评论。也许如今，在讲究精致、优雅的上海，在强调"细节决定成败"的时代，我们这些老知青显得有些粗线条、大大咧咧、有点"Out"了。不过，我们这样抓大放小、重视大节、小事胡涂的做派，我自己还是很欣赏的。

当然，北大荒也给过我一些伤痛。右手中指扭伤过，至今天雨就会疼痛；冬天支气管炎发作起来，让人怨恨北大荒过分的天寒地冻……想起北大荒，有四个字相当：恩恩怨怨。恩在前，怨在后，恩大怨小。这正是收集在这本册子里的文字所表达的情绪。

本文为《遗落在北大荒的青春》后记

一凡不凡 堪当表率

黄柏生

近日清晨开机，一条"新华快讯"映入眼帘。全文仅48字：长沙小学生刘一凡，骑车刮伤路边私家车，等到半夜未等来车主，便留下道歉信。车主回信，你小小年纪有担当，赔偿免了。

发讯者拟文至简。不过，倒也言简意赅，"大事不糊涂"，以寥寥三分之一微博的篇幅，一如《世说新语》笔法般写活了肇事少年的诚挚通透与车主的绅士风度：一凡不凡，车主高谊。

"和谐"是好字眼，然而很多情况下说易行难，若一事不和，相互极力推诿卸肩，南辕北辙，非谋个零和结局，何"谐"之有？小凡此举，足令多少成年人汗颜？小凡的良好品行，应与良好的家庭养育与学校教育甚至上品的读物熏陶不无关联。我以为，这类文章应该做足，推动涌现更多不凡的一凡！

华彩韵秀（中国画） 薛振兴

夏游散曲

王养浩

象山渔火

喝上两三盅，卸下一阵风。渔火小曲月朦胧，鱼鹰作书童。莫用功，鱼虾睡意浓。

宁海彩虹

船外碧海静，天上彩虹起。将近黄昏天放晴，举座呼惊喜。彩虹碧海丽人，留住倩影，笑在梦里。

东魁杨梅

爬山不觉累，登高摘杨梅。且紫且大数东魁，谁不夸甜美？举目尽是泥腿，昨夜雨水，开怀扬眉。

疤疤树

安武林

小时候，院子里有十几棵树，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有枣树，洋槐树，泡桐树，香椿树，和几棵疤疤树。疤疤树的学名叫什么，我现在依然不知道，但根据我从植物类的图书上查找，大体上应该是叫臭椿树。不过依然不确定，按图索骥的查找和实际毕竟是有差距的。我们那里的村民，都管这种树叫疤疤树。

这倒是一个形象的名字，因为它的树干上到处都是伤疤，像是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脸上的皱纹一样。

我想疤疤树是臭椿树是大体不会错的。因为这疤疤树和香椿树太相似了。小时候，父亲去香椿树上采香椿，我就问父亲："那几棵为什么不采呢？"父亲说："那不是香椿树。"我感到很惊讶，便问道："那它们是什么树？"父亲说："疤树！"

这个"了不起"的发现让我很震惊。我一直认为它们是香椿树呢。香椿树春天一冒芽的时候，采下芽尖，会有一股浓烈的香气扑鼻而来。倘若是疤疤树，那就没有一点味道。在树干上，它们二者的区别微不足道。只是疤树的树皮上，有白色的斑点，好像人头发上的头皮屑一样。远看，也像盐碱地，白花花的。但香椿树的树皮就很沉静，褐色中泛绿。

疤疤树和香椿树一样，都是双排的叶子，对称的，像人上衣上的双排扣子一样，排列得很整齐，靠近树干上的叶子大，叶子梢的那一端叶子小。若在风中摆动，倒也有几分婀娜呢。

不幸的是，在夏天，尤其是大旱的时候，疤树上会爬满小虫子。蚂蚁喜欢爬上爬下地忙碌，而那种不知道是什么蛾子的昆虫密密麻麻地趴在上面，每一个都比大拇指的指甲盖大一些。翅膀是红色的，中间有黑点。当我拿起东西驱赶它们的时候，它们就会腾空而起，并在我的脸上洒下些许的水珠。毛毛细雨的感觉。不知道是它们在愤怒地抗议我，还是在得意地向我炫耀。这树很容易招惹臭虫，可能因此才叫臭椿树吧。

在我家院子里，泡桐树是长得最快的，其次就是这个疤疤树。它高大，比我家的窑洞还要高出许多，我小时候搂抱它，几乎快抱不住了。

疤疤树结的籽儿，还是很好看的，最初，绿的时候，透着亮，像榆钱一样，欣欣向荣，带着无限的生机。当它完全金黄的时候，倒像金子的薄片了，在风中摇曳的时候，似乎能发出金属般的声响。

疤疤树，使我对香椿也始终保持着戒心。然而我却始终不能将它忘怀。就像经历过的情感往事一样，虽然疙里疙瘩的，斑斑驳驳，但挥之难去。

书展引领小读书人

秦文君

上海书展办了十年，我年年参加，但凡有新书，也会在书展期间推出。

书展热闹，展示的图书品种多，各类活动多，排队多，小孩多。最令我欣喜的是小孩多，想必走进书展的孩子在书堆里多转转，见识一下，置身于浩瀚书海中，会沾了书香和雅气的。

因为职业关系，我参加少儿类图书的活动最多，针对少儿读者的活动，各方确实想尽办法，辟出专馆。记得去年，"桃桃丛书"的一场活动请来了十几位作家，从年逾古稀的老作家任大星到年轻的90后的儿童文学新锐作家，积极登场，向孩子们传授阅读体验，作家们的集体亮相的意味超过了现场的效应，是一种对小读者挚爱的善举。

那次活动根据孩子求美求新的特点，配了美妙的音乐，弹古琴的女孩特意做了一身旗袍，专为在书展的亮相。还有拉小提琴的小男孩，雪白的衬衣，柔顺的黑发，很有艺术家的风范。现场还邀请孩子们上台做小书模，我把小侄子也从40公里外的郊区找来，参加小书模的竞选。我多期望多一点小读书人，对小孩而言，物质关怀不能少，但精神关怀更迫切。梦想很重要，那是对付功利化的利器，我在那些孩子身上看到真与美，找回一些属于纯真年代的东西。

处在读图时代，据我了解，大约只有20%的中小学生保持着课外阅读的习惯，大部分孩子仅剩的一些闲暇时间，都被电视和网络游戏占据了。孩子们在网络和游戏中，会看到太多生活的碎片，有的会认为世界不够完美，不够安全，由此多了一些烦恼，少了一些奋斗的动力。

有些年轻的父母没时间陪孩子，很早让他们看电视，玩电脑。从先入为主的角度来说，孩子的阅读习惯没能培养起来。此外，也有父母把孩子的阅读当作一件急功近利的事来做，其实，凭僵硬的教条不可能完成对孩子的品格塑造，要耐心地建立阅读习惯，静心读，书籍可以"润物细无声"。

儿童文学承担着"大教育"的重担，她的使命是把人类的情感和道义植入幼小的心灵，文学不拘泥于教导孩子应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，但字里行间却又时刻提示孩子们，什么是美，怎样爱，怎样和周围人交往，怎样的生活才是高尚的。

引领孩子学会"安静"，养成阅读习惯，对孩子生活方式和心灵的影响不言而喻。孩子们通过潜心阅读，能养心，修性，优秀的儿童文学有故事，有人生，有审美，孩子们从中领悟世界是怎样的，人是怎样的，通过优美的儿童文学，唤起孩子天性中美好的东西。

对孩子阅读习惯的培养是有难度的，要有耐心，不遗余力地不断地唤起，不要因一时没有成效而放弃。我甚至觉得有时并非孩子自身对阅读没有兴趣，而是整个社会对他们阅读的认可和支持不够，没有创造更好的读书氛围。像上海书展这样的盛会，孩子来书展上感染文化氛围，跟作家们接触，会对阅读有更感性的认识。孩子的塑造性强，有了美好的开端，不愁没有美好的结局。

经典文化的传播，是慢热的，却影响长久。期望上海书展坚持专业凝重的经典目光，实现多元化，体现时代性，在策展的艺术性和书展的标识和细节方面追求完美，为未来和孩子实现更大的引领价值。

我与上海书展

十日谈

今年9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（简称哈军工）成立60周年。明起刊登一组《心中的哈军工》，责编：徐婉青。